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四十四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還有，我們通常以為那個靈魂、以為那個「我」是永恆不變的，如果是「阿賴耶識」就整日變的，何解？〔因為〕「阿賴耶識」是「有為法」來的，剛才陳文蘭都有講，「阿賴耶識」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，一生一滅；一生一滅的嘛！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的時候，它裏面所含藏的「種子」都跟著它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的，熊十力就將它來解釋《易經》，《易經》說叫做甚麼？「一翕一闢」嘛。我們的生命，熊十力說我們的生命，每一剎那都合、「翕」就是合，一收；「闢」就一放，好像海上的那些燈那樣。

聽眾：一閃一閃。

羅公：一熄即刻又亮，一熄即刻又亮，我們的生命是這樣，生生不息。這樣「末那」，

「阿賴耶」以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為它所「緣」的境，它執著那個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見分」，說它是「我」，它不會有一個「我」的概念，即是盲目地覺得，〔就〕拚命撲向它處那樣，明不明白？「依彼轉、緣彼」，「依彼轉」三個字就指它所「依」的「根」，「緣彼」就指它那個「所緣」的「境」。

聽眾：「依彼轉」是依它的「相分」，依「阿賴耶識」的「相分」抑或.....。

羅公：依「阿賴耶識」的「自證分」做「根」，幾說，一說是依它的「相分」，一說是依它的「見分」，一說是依它的「自證分」，但是應該是「自證分」，「自證分」也是「見分」而已，是不是？「自證分」為「體」；「見分」為「用」，不會依它的「相分」的，因為它的「相分」就是山河大地和我們的身體，依它的「自證分」，「依彼轉、緣彼」。這樣「阿賴耶識」，不是！那個「末那

識」的本質，「性」者「自性」，它的本質是甚麼東西呢？這個本質不是物質來的，本質是一種力量來的。它的力量是甚麼？只是一種「思量」的力來的，一種「思量」的力，「思量」的作用，這是一種 Power，「思量」的 Power，力量來的，是 Energy 來的。這種能夠「思量」的 Energy；能夠「思量」的一種 Power，就是它的「自性」了。

「性」者「自性」。「思量」著甚麼？整日「思量」著那個「我」，「恆審思量」著那個「我」，「思量為自性」，本質是一種「思量」的力來的，同時，「思量為相」，這個「相」是「行相」，「行相」者，即是活動的情形，「行」就是活動，「相」就是情形，活動的情形。它的那個活動的情形就是「思量」了，整日「思量」，想著那個「我」，「思量為〔自性〕」，「思量」這種力是它的本質，「思」、整日去思思量量就是它的活動情況了，活動情況就是這麼多東西。這樣它只是「想」一下那個「我」而已，有沒有害處？你說它無害處又不是，你說它會害到人嗎？它亦沒有害到人。

我想著自己的「我」都不行嗎？我又沒有害到你，是嗎？所以，你說它是「惡」嗎？它不是「惡」的，「末那識」不是「惡」的；但你說它「善」嗎？又不是很「善」的，它整日只顧著「自己」，自私都是弊的。是嗎？所以它是甚麼？是「無記」性中的「有覆無記」性，是嗎？何解說它「有覆無記」性？因為它有些「煩惱」跟著它，那些「煩惱」遮蔽著它，令到它不斷地有自私，一個自私的，我們在我們心靈的深處〔如果〕有一種自私的底子，就會影響到我們一切行為都會自私，因為「阿賴耶」、不是！「末那識」做「根」而產生「意識」，若「末那識」是一個自私的壞

蛋，它所產生的「意識」都會有問題，「意識」有問題就「前五識」都跟著有問題了。

一切的大則戰爭，小則小偷，再不是就是自己小氣，甚麼都只顧著自己，都是由這個、直接就是由「第六意識」搞出來，間接就是「末那識」。所以這個「末那識」我們叫它做「染污末那」，就是因為這樣。它有「染污」性的，它本身是「染污」，因為它有自私，同時又影響〔行為〕，它本身「染污」，就「染污」它自己，它連「意識」亦「染污」了，「染污」了「意識」，父親不好就影響到兒子，影響到兒子也有問題，連「意識」也「染污」了，那個「意識」又將「前五識」亦「染污」了，這樣就是一切罪惡的來源了。

所以你想這個世界，在唯識家看來，你想這個世界和平，整天開會是搞不定的，以戰來止戰都是搞不定的，唯一的辦法就是甚麼？教育與宗教、哲學，三種東西，哲學、宗教、教育，何解？你教他，第一、你的思想有哲學思想，有哲學思想的人有智慧，無智慧就是無知，無知就是一切罪惡的來源，蘇格拉底他說：「無知為罪惡之源」，是嗎？所以你想有「知」就必須學哲學，啟發你的智慧，哲學很廣義，當然科學也是哲學的一部份那樣看法，是嗎？智慧、但智慧只是告訴你「知」而已，是嗎？要推動你的「行」〔還需要〕宗教、修養，修行、修養、宗教，修養、修行就是宗教那裏了，你說哲學也可以做得到，那你就是哲學連宗教也做了那樣解，是嗎？

廣闊些那樣解。哲學、宗教，有了哲學、有了宗教，施「行」時候，你想利他就是教育，教育。只有這三種辦法，哲學、宗教、教育，因為你教育他，才能令他「知」。所以你想世界和平，即是你想將人間污穢的土地、污穢土變成西方〔淨土〕

那樣的淨土。就是要怎樣？第一是智慧，即所謂哲學，第二、修養、修行、宗教，第三、教學，三種辦法，只是理論也是假的，只是理論沒有用，一定要實踐的。理論，譬如說理論那樣，講到理論，最不合理就是結婚，婚姻，是嗎？最不合理，婚姻是甚麼？是舊時男性社會、男權社會的時候，那是男性用來控制女人的辦法而已！你說是不是？你嫁了他，你就動不了，是他的了，但他卻可以找第二個！是嗎？他不止一個，如果你做帝王，就幾十個，一百幾十個。

聽眾：後宮佳麗三千人。

羅公：誇大而已！三千人他受得起嗎？他死了！不用多，六、七十個他都很妙了！是嗎？但你卻不行！你一動就要殺頭，不殺頭都會勒死你的，要吊頸，問吊的！是嗎？這套東西！所以現在的女人說：我歡喜他，要與他結婚，那是自己搵自己笨！即是照明眼人來看。你說，羅生，你怎會這樣說？講這些東西？無事！我根本很先進的！你以為我是「八股佬」來嗎？我的女兒也受我影響的，喜歡就結婚，不喜歡就離婚囉！有甚麼所謂！我的女兒，大女兒不錯，第二個又離，第三個又離，離啦！我還鼓勵她離，快些找過另一個，是嗎？不找也不要緊，還要先住到一起，覺得好了，不要為了一個姓氏，為了兒子起見，不能讓兒子沒有父親那樣，那時結婚都不遲，那用這麼快！你結了婚還沒有得後悔！今天結了婚，明天覺得相處不來，怎好意思對人？都不用結！

現在女人說我要做甚麼太太才好，實在追溯其淵源，就是沒有甚麼大意義的。是嗎？你堂堂的一個人，我今日喜歡你，我就和你住在一起，明天不喜歡你了就拆檔，是嗎？我不喜歡你了，就行了，那用去律師樓辦離婚手續這樣麻煩？這樣，所以呢，

這樣做很笨的嘛！好了，但人家是要這樣，而事實上在目前又非這樣做不可，理論上、思想上是無意義的，但實質上如果沒有婚姻制度這個社會就亂了，大亂了！你明白嗎？如果取消婚姻制度，這人間就會大亂了。

大陸試過一個時期就無所謂叫做「太太」的，是嗎？試過一個時期叫做「愛人」，在大陸，後來想想都是搞不定，才即刻縮回去。這樣，一做起來，搞不定，社會會大亂，是嗎？那怎麼辦？不合理的，不合理的也先暫時這樣，要做到怎樣？第一、不要給那些男人一夫多妻，如果要一夫多妻，我們女子各人要有自己的財權，有自己的職業，你要找多一個？我與你離婚！第一步要做到這樣；第二步就要怎樣？離婚、結婚絕對自由，第二步；第三步，然後才取消了那個「太太」、「先生」。是嗎？取消了它這個名目，這樣的時候，就逐步來，不要學王安石變法，急急忙忙做就一定崩，即是康有為變法也一樣，急急忙忙就一定崩。

逐步來，婚姻制度就是這樣，第一要逐步來，你們都有太太的，這麼好的太太，就聽不進去的，不過事實是如此的，是嗎？你不知而已，你現在沒甚麼錢，你知不知？如果你有十億、八億身家，你太太就頭痛了，十個有十億、八億元身家的，我思疑有九個去胡搞的，何解？因為人性，我們是「欲界」人，這個世界叫「堪忍世界」！這個不是「極樂世界」，如果這個世界是「兜率天」都還好些，但我們這個是人間，是嗎？所以你有錢就出問題了，現在你這麼好？很有道德？你以為真是你的本性有道德？而是你的經濟環境〔令你〕想飛也飛不了！是嗎？我就這樣看法，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」！荀子，但是還要保留，有甚麼好處呢？還有，保留它是為了我們的後一代著想。因為何解？

每個人生了孩子都送往國家的兒童公育院裏面，不是不行，造出那班孤兒院出來的〔人〕，你們知不知道？社會上凡是的那些做大賊，殺人、放火都不眨眼的，那些多數是甚麼？些那些孤兒出身那一類的最多，他自小沒有了父愛，自小沒有了母愛，認為這個社會對他刻薄，他要對社會報復，是嗎？就是這種人。為了令我們的後代不要那麼多這種人，要怎樣？就要令那些小孩子有父愛、有母愛。你若說：國家可以將兒童公育，開些育嬰院，生了就送進去就行了？等它接收就行了，是嗎？有一個問題就這樣，要教育了，第一要教育。第二、真是要〔培養〕道德。第三、要有一個很徹底的、有智慧的思想，又是哲學、宗教、和教育。何解？

你要訓練到那些做保母的人，別人所生的兒子，別人所生的兒子送來院裏，你做保母，你要對那些別人生出來的孩子，好像自己生的孩子一樣仁慈，你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那樣就行，不是的話，你就覺得差了。我所知就是這樣，我有很多世姪，是做甚麼育嬰院等等，因為我女婿是醫生，我知道那些事。那些進了育嬰院的，我女兒去參觀，那些小孩了個個都爛坨坨、爛屁股的，何解？你答我，為何我們的孫〔子〕又不爛屁股？我的孫〔子〕就不爛屁股，亦不會爛坨坨、大坨，但育嬰院那些又爛大坨又爛屁股是何解？你講給我聽。

聽眾：那些尿布。

羅公：那些尿布，都不給他們換尿布！腌到它爛！拉了大便腌了整個鐘頭都不給他洗髒褲！這樣有甚麼辦法不腌到它爛？小孩子一天拉幾回大便的嘛！這是何解？是因那些保姆不能做到仁慈之過，是嗎？這樣你即是叫那些小孩兒受罪！你或會說教她們，教？教就能教到嗎？你看看，私家醫院的那些護士都不知幾好，

對待病人不知多好，你看看養和醫院，你發脾氣她都不敢出聲的，你去廣華醫院看看那些護士？是嗎？你去看看就知了，這樣就夠弊了！政府花那麼多的錢，培養你這麼多年，出來後〔對病人〕這樣晦氣（不耐煩），見到那些因不懂而問多兩句的阿婆就罵，我時時親眼見到這樣的情形，培養這樣的人出來？這樣怎麼辦？一定要培養另一些，縱使不是觀音菩薩，都是一批好好修行的人那樣上下的來做才行，這樣是甚麼？教育。道德的修養，最緊要是智慧會認為這樣才是好的，那樣才行。搞來搞去，你想要社會好，一定是要這幾樣東西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力行，和你配合。

講回來了，現在一講就是甚麼？婚姻制度現在最低限度這十年、八年內萬萬不能廢，廢了就那些小孩子受害，是嗎？我也有孫子的嘛！廢了首先就是我的孫〔子〕先受害，所以沒辦法。甚麼理論都是假的，甚麼馬克斯、「牛克斯」甚麼理論，甚麼愛的教育，不做就甚麼都是假的。是嗎？你知道嗎？我一件故事講給你聽，我都是佛教徒，都覺得很慚愧的，現在都是這樣。人家德蘭修女那些人就走去非洲，走去辦救濟那些，你就在大嶼山造佛，花幾千銀、幾千萬來造，釋迦佛一定不喜歡你們搞這些，如果你真的拿些錢走去辦救濟等等，釋迦佛一定很歡喜。你做他的樣子，他的樣子無邊那樣美好，他那用你做他的樣子？是嗎？我講得最不好〔聽〕的，所以那些人最憎我，就因為這樣。

好了，「依彼轉、緣彼」，「思量為自性」，「思量」又是它的「行相」，這樣「自性」已經講了。「行相」也講了。它是「染污」性的，它雖然是「無記」，但是「有覆無記」，因為它會阻礙「無漏智」的生起的。這樣何解呢？因為它有四個「壞

蛋」整日跟著它一齊起，它由無始之始一路到成〔為〕「阿羅漢」之前，它都有那四個「壞蛋」跟著它起的，除非你成〔為〕「阿羅漢」就沒有了。「四煩惱常俱」，有四個「煩惱」，常常連續不斷地，「俱」，與它一齊，一齊起的，它一起，那四個「煩惱」一定跟著它一齊起的，這樣，是哪幾個「煩惱」呢？第一個、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的「癡」，「癡煩惱」很多的，「第八識」就沒有那個「癡」的，沒有「無明」跟著它起的，所以它是「無覆無記」的，「第七識」有個「無明」，「癡」即是「無明」，Ignorance、有「無明」、有個「無知」整日跟它一齊起，「癡」。

但別人的「癡」就很多「癡」是不同的，一個傻子去戀愛，他是為了異性而去「癡」，是嗎？那個「末那識」會不會？不會，它為了、它整日為了這個「自己」，因為它整日覺得有個「我」，本來沒有「我」，它覺得有個「我」，憧憬住那個「我」；迷、沉醉著，迷著覺得有個「我」，所以叫做「我癡」，那個「癡」的範圍很窄，只是對住那個「自我」而起「癡」，叫做「我癡」，這樣就一個「心所」、一個「煩惱心所」了，「癡心所」；第二個就是「我見」，「見」者，就是以「慧」為「體」，以「別境心所」中的那個「慧心所」為「體」，就是「我見」，它這個「慧」之中，有「善」的「慧」，有「惡」的「慧」，這是「惡」的「慧」，沒有「我」它就執個有「我」，執了有個「我」，由於起「我癡」，所以它起迷執著個「我」，一執著覺得有個「我」，一覺得有個「我」就執住有個「我」起一個成見，「我見」；「見」是一種「惡慧」來的，「我見」；整日跟著它的，「我慢」，那個「見」只限於覺得有「我」，它不會「見」另一種東西，不會「執」另一種東西的，無「慢」它起「慢」，「高舉」，自己覺得了不起，它只是覺得有「我慢」而已，沒

有其他「慢」的，「我慢」；覺得有個「自己」，就覺得自己好了不得，這些叫做甚麼？你試試，看看自己覺得如何？

「我慢」，你寫篇文章狗屁不通的，沒有人來的時候，只是你關上門自己讀一下，就覺得，啊！真好！不知有多好！是嗎？這就是「我慢」了，「我慢」，現在有很多佛教徒很多都有「我慢」了，我嘴巴也是不好：譬如你去受戒了，我見到有很多齋婆是這樣，我很憎那些齋婆，她以前就做婆媽（傭人），站在別人後面，一世人替人盛飯，一生人，甚麼都不識。掙到錢了，晚年了，她就去食齋了，拜一個師傅了，拜了師傅了；吃了幾年齋，開始吃花齋，後來吃長齋，吃長齋就走去受戒，師傅給她受戒的時候，那個「戒師」替她受戒，問她甚麼她都「烏凜凜」（不了解），都不知是甚麼，甚麼都不會，人家受完戒了，她也受完戒，以就後搭起件衣，搭件衣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，你們這些凡人，我就快要超凡入聖了。

是這樣的，很多人是這樣的，這是甚麼？「我慢」了。是嗎？「我慢」。還有，由「我慢」，少不了還有些叫做「增上慢」，甚麼叫「增上慢」，「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」，是嗎？我現在受了「戒」了，死了就一定不落地獄的了，是嗎？三十幾多「天」差不多任我們去的了，「極樂世界」，我已經念了很多篇《阿彌陀經》了，西方「極樂世界」我的那朵蓮花已經結出花苞了，那樣說。這些就是「增上慢」，未曾得那樣就講那樣，就以為「得」了，那樣「增上慢」的人，我認識很多。因為我媽媽以前梳髻的，梳髻的人有很多走去住家替人梳髻的，每個月收錢的，那些盤髻的，以前替人梳髻的。譬如有一個香港有個很有名的，後來做了比丘尼的，她盤（梳）髻的，但只是梳髻就只是有限收入，她兼做大妗姐，大妗，甚麼叫做「大妗」？你們識不識？

聽眾：結婚那時。

羅公：人家結婚那時跟著人家，拎著個盤去，給利是，她就代新娘去接利是那些人，做那些大妗姐，很好掙錢的，不要笑，你給利是，新娘、新郎一定給一封大妗姐的，那條數收入很好的，很好的。我們洞房花燭時，大妗姐走進來恭喜你：哎呀！大少爺，恭喜你！恭喜你怎樣？拿著個盤，要給利是的嘛！你以為給得少？一定很大封的，給了還要怎樣？「添丁」！「添丁」！那樣，難道說我「不添丁」嗎？個個都想「添丁」嘛！你一定又「添」給她了，「再添」！「再添」！舊時的人很多生完一個又一個，又要「添」給她了，你起碼給她袋三封，三封利是給她，那些大妗姐很好掙錢的。她由大妗，由婆媽梳髻，又變為做大妗姐，你知不知道這是個甚麼人？你都或者會知道一下的。

不過你不知。再有就是做「功德頭」了，再有就是所謂「功德頭」了，鼎湖山，普陀山，拿著人家的「緣簿」走來，喂！現在走去修「大悲懺」，你做一下，就要捐多少錢，收集了捐款就走去，譬如捐了七，八千圓，她走去寺門裏面，人家拜三日大悲懺，譬如要用三千或五千圓那樣，有剩的那些就是她賺，就叫做功德頭，賺功德錢，那些功德頭。唉！甚麼都不識，她就受戒了，受戒之後，受五戒之後跟著就出家，做比丘尼，做了比丘尼之後，很宏偉！她的事業相當宏偉，這個人。還開齋菜館；還開了幾間齋菜館，就這些之類，甚麼都不識。我認識很多個這樣的人。還有一個，她的徒弟在香港非常之有名氣的，也是整日梳隻大髮髻的，我們叫她的名做「大髻順」，小孩子時，「大髻順」；順姐，「大髻順」，她的徒弟在香港名氣很大的。這些之類，又是甚麼都不識。

這些之類，這些真的是，佛教徒真是應該要受教育才行，不是說，佛法是很好，

但是認真要推行教育才行，不推行教育將來真是弊了，將來被盧勝彥之流欺負死你們！不知幾多知識分子去信他，那些人那樣蠢！工程師又有，那些高級的教員，大學講師又有，那些人那樣蠢！說他有神通，他有少少神通，他可能有些狐仙附身的，狐仙附身有神通的，他以前最初叫做靈仙宗，後來皈依了密宗之後，就叫做「蓮生活佛」。何解佛教有些這樣的人？是佛教的教育不行，佛教若肯推行教育，怎可能輪到這班人這樣搞法！是嗎？好了，講回本文。

「思量」、「四煩惱」第一個是「我慢」；「我癡」，第二個是「我見」，由於「迷」、迷妄，「無我」而以為「有我」，就「我癡」，一有了「我癡」，就執著有個「我」，就起「我見」，一執著有了「我見」就覺得自己了不起，「我慢」；跟著，整天貪愛著那個「我」，「自我」之外一切罪惡的來源，就是在那個「我愛」那裏了。德國那個治神經病（精神病）的醫生叫做佛洛伊德，他說，一切神經病（精神病）的來源，甚至罪惡的來源就是兩種東西，一個就是什麼？「自我」之外，精神病的來源，「自我」之外，「自我」之外，他整日「自我」不能夠〔開展〕，整日〔覺得〕被人壓迫，「自我」不能夠展開，就會成鬱結，成為 **Complex**，即是整日有個自卑感，整日被人欺負，不能讓「自我」伸張，就傷害了那個「我愛」，傷害了那個「我愛」之後就鬱鬱不樂，鬱鬱不樂漸漸地整個人就變態，一到了變態的時候就變為鬱結了，就叫做甚麼？**Comple** 了，「情意綜」了，**Complex**，**Complex** 如果你不給他解，越來越厲害就精神分裂了，變成怎樣？當街大叫「我是大王」，你知道嗎？

我有一次去尖沙咀〔坐船〕渡海，去到，有一個人你們可能未聽過，知不知道？他叫做毛澤西，他在我面前問：我是毛澤西你知不知道？我剛剛行出去幾乎被他的手

指紮到，嚇得我不輕！這是甚麼？當時毛澤東了不得嘛！他就說：我是毛澤西！這即是甚麼？這完全是那種「自我之愛」完全不能夠伸張，就變成 Complex 了，就變為鬱結了。由鬱結變就成甚麼？變成精神分裂了。做大王，你看，我在巴士站旁邊經常見到甚麼曾財（曾灶財）的，警察都怕了他，警察見到他用墨在寫牆，警察都走開，你抓他也沒用，他「神經」的，他「神經」的，你送他去青山病院，醫生說他很正常，醫生又說他無事，無事就放人，警察就抓他，抓他去，當然要去找精神病院檢查，但去到精神病院他一切正常，無事，那個曾財（曾灶財），警察都怕了他，見到他在牆上畫，警察當作看不到，費事！你抓他？醫生又說他無事，法官還可能可憐他，開濟貧箱給他一些錢。

在尖沙咀一條隧道有個盲人，現在死了也說不定，有時還拿著個桶的，在那裏唱戲乞錢，那個人有個女兒拖著他坐在那裏乞錢。抓過他幾十次，抓他去到法院，那位法官還開濟貧箱給他錢，即是勸他，你不要這樣了。他說：我因為沒吃的〔才行乞〕。其實他都不知〔乞〕到多少錢一個月！很多錢的！比你做教員好，比你做津貼學校的教員好！他兩三個老婆你知不知道？盲佬找了兩三個盲婆做老婆，有份報紙做調查，寫了他的歷史出來。這樣就有兩種愛，一種是「自我之愛」，一種是「異性之愛」。「異性之愛」就是整天想找老婆都無人喜歡，他就變成怎樣？抑鬱了，鬱結之下結果怎樣？「發花癲」了，「發花癲」即是精神分裂症，「發花癲」就進精神病院那些了。主要就這兩種精神病。這種潛意識，潛意識就是在「第七末那識」裏面其中的潛意識之一。

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這四種東西整日跟著他，睡著覺「第六意識」就停了，「第

七識」不停的，即是說那四種是不停的，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不停的，這樣又整日有這個，有這四個「煩惱」跟著他，所以「第七識」成為「染污性」，我們叫它做「染污末那」。要怎樣？這種東西我們真的無辦法了，普通是沒有辦法了，就要怎樣？要修「止觀」，先控制那個「第六識」，那個「第六識」修「無我觀」，由外面打入裏面，由「第六意識」去影響那個「末那識」，減弱它這個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勢力，減弱它去到最後、最後，剷除了它之後就叫做「阿羅漢」，一日未成「阿羅漢」，那四個傢伙都整日跟著它的。一沒有了這四種「煩惱」，那時我們那個「末那識」就叫它做「清淨末那」，這樣，要幾多時候才可以？

兩個情形，一個情形就是你「見道」的時候，當你「見道」的時候，當你修正觀，「止」就修到「第四禪」，「觀」，在「第四禪」引發你「無漏」的「根本智」，那時，在「第四禪」裏面用止觀的力，用定力壓著那個「第七末那識」，打入、在外面打入去，令到「第七末那識」暫時那個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停一停，停一停之後，那個〔「末那識」〕就清淨了，如果有這四個「煩惱」跟著它尾，「第七末那識」就是「染污」的，「染污」的「根」就不能產生「無漏」的「根本智」，一壓低了它那個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，它就不是「染污」了，就是「清淨末那」了，不止是「清淨末那」，還臨時一下就變成了完全是「無漏」的智了。

那時，那個「無漏第七識」就現一現了，那時〔由〕「無漏第七識」做「根」，於是就產生了「無漏」的「第六意識」，那時「無漏第六意識」有個「根本智」跟著

它一齊起，見證「真如」了，就這樣。所以你如果不懂一些「唯識」，你講《六祖壇經》十有九九是錯的，現在那些人以為《六祖壇經》容易講，開口就說我講《六祖壇經》，閉口又說我、有些人又「注」《六祖壇經》，荒謬絕倫！這些人不懂「唯識」，「注」甚麼鬼東西？注新那本就可以，注舊那本不行，不是！注現有普通那本就不行，注敦煌那本都還容易注，注流行那本就更難注。那幾句甚麼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」

聽眾：妙觀察智。

羅公：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」先不要理這四句，「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（轉）用名言無實性，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」不要以為我不會講禪宗的東西，〔不講〕《六祖壇經》，一味講「唯識」，我很熟的，如果我講還會講得很貼切，不過我沒有時間講它。

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，那些人只是看一下《八識規矩頌》，「前五識」與「第八阿賴耶識」，就是要成了佛才能轉變的，那個「有漏」的「前五識」和「有漏」的「第八識」是要成了佛，然後才能轉變為「無漏」的。它是這樣講而已，為甚麼要這樣講？為甚麼要成佛才可以？他不識講，他不懂「唯識」他怎會識得講？「前五識」就即是由這個「有漏」的「前五識」，「有漏」的「前五識」就沒有那個、沒有那個「智慧」跟它走的，間中（有時）有些「智慧」跟它走，都是「有漏」的智慧，唯有「無漏」的「前五識」，就有「智慧」跟它走的，那個「智慧」叫做「成所作智」，能夠「成就」他利益眾生的事情的那種「智慧」，叫做「成所作智」。就要成了佛之後才起的。

成了佛之後那個第八、第八、「有漏第八識」消滅了，「庵摩羅識」起，即那個「第九識」、「庵摩羅識」起，然後，「庵摩羅識」裏面含藏有那些「前五無漏識」的「種子」，那些「前五無漏識」的「種子」起的時候，就有一個「成所作智」，這個「慧心所」跟著它一齊起，所以，由「有漏」的「前五識」轉變而成「無漏」的「前五識」，就要怎樣？「果上轉」，「佛果」、成了佛，在「佛果」之上然後才能轉變的。「五八六七（就）果因轉」，「五識」就要「果上轉」，「佛果」上轉，第八，第八，這個「有漏」的「第八識」就要怎樣？就要「果位」，成了佛才能轉變成為「庵摩羅識」的，「前五識」與「第八識」就要成了佛之後，毀滅了那個「有漏前五識」的「種子」與「現行」，毀滅了那個「有漏第八識」的「種子」與「現行」，然後才現起的。

「五八（就）果上轉」，「六」，即「第六意識」呢，就不需要成佛的，因為、因為甚麼？只要你「見道」，初地菩薩，「見道」的時候仍然是「因」未到「果」，是「因位」，「因」的階段，當你「見道」的時候，那個「有漏」的「第六識」壓低，「無漏」的「第六識」起，轉變，由「有漏」變為「無漏」，「因位轉」，「七」，「第七末那識」，平時那個「末那識」就有一個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跟著它走的，所以是「有漏」，一到你「見道」時，仍然是「因位」，壓低了這「有漏」的「第七識」那個「無漏」的「第七識」暫時起一起，那個「無漏」的「第七識」無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，不止沒有，還有一個「平等性智」跟著它起，「自」、「它」平等的，所以是「因位」都可以轉變一下的。

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，這些十分糾結的，若不懂「唯識」，講甚麼？六祖他都不識字的，他又會講？很難說，他是「六祖」嘛！你不是「六祖」嘛！是嗎？若不是，他怎會叫做六祖呢？所以有人說這首偈，說六祖根本不懂這些，這是後人加進去的。一就「我癡」、二就「我見」、三就「我慢」、四就「我愛」，是不是只有四個「心所」？不是，還有，「及餘」，還有其餘，其餘甚麼？其餘那些「隨煩惱」跟著它，那幾個「隨煩惱」？一個、「掉舉」，「掉舉」即是整天對那些不好的東西，對那些不合理的事總是很有興趣那樣，為何有個「掉舉心所」跟著它呢？

因為凡是「有漏」的「識」起，一定有一個「掉舉心所」跟著它，如果無那個「掉舉心所」，它就會很冷靜的，就好像「明鏡止水」那樣了，所以一定有「掉舉」；第二、一定有那個「昏沉」，昏昏矇矇，有個「昏沉」跟著它起，凡是「有漏識」起的時候，都有「掉舉」、「昏沉」；「不信」，好東西他都不相信的，「不信」；「懈怠」、「懶惰」，「放逸」，見好事他就放過不去做，見不好的事他又放過不去截斷它，叫做「放逸」；「失念」、好的事他偏偏不記得，「失念」，「散亂」、「不正知」，「不正知」是一種「惡」的「慧」來的，一定跟著它起的，以「及餘」，就是這些了，這些「隨煩惱」跟著它起的。有嗎？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啦！「及餘觸等俱」，那個「餘」他無解嗎？

聽眾：一百五十三頁有解，這裏面有。寫回去。

羅公：有，裏面應該有解的。這樣，這個「不正知」是「慧心所」來的，不過是有一部份而已，「失念」就是「念心所」與那個「思心所」一齊起，「放逸」就是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與「懈怠」四種加起來，這些就有「種子」的，「昏

沉」、「掉舉」、「不信」、「懈怠」、「散亂」都有「種子」的；「放逸」、「失念」、「不正知」就無「種子」的；「及餘」，就「觸等俱」，有五個「遍行心所」，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甚麼「識」起的時候都有它的，「及餘觸等俱」，就「餘」這些，「觸等俱」就是那五個「遍行心所」。

好了，先休息一陣。明不明白這裏？「思量為性相，四煩惱常俱。」「謂我癡、我見、并我慢、我愛，及餘」，「餘」就「餘」這些，是嗎？「掉舉」、「昏沉」那些，是嗎？「觸等」就是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五個「遍行心所」，「俱」即是一齊。相應。好了，現在講到它的「三性」了，是嗎？「善」、「惡」的三性了，它是「善性」抑或「惡性」，抑或「無記」性呢？它是「無記性」，「無記性」有兩種了，一種是「有覆無記」，一種是「無覆無記」，「有覆無記」者，「有覆無記」者，即是它的本質是「無記」，但是它會阻礙別人，阻礙甚麼？阻礙「無漏智」的生起，所以叫做「有覆」，「有覆」即是有障礙。

另外一種是「無覆無記」，它的本質是「無記」，亦不障礙「無漏智」的生起的，這樣，「第八阿賴耶識」就是「無覆無記」，所以它就含藏著那些「無漏種子」，到你「見道」時，那些「無漏種子」出現的時候，「阿賴耶識」都不會障礙它的。但是「末那識」就障礙它了，要壓低「末那識」才得，所以它「末那識」是「有覆無記」的，「攝」即是屬於，屬於「有覆無記」。好了，這樣呢，有四個「煩惱」跟著它，凡是「煩惱」，「心所」與「識」和「煩惱」或「善」，佛家很喜歡講「界繫」，「界繫」，或者「界地」，我們的，我們的眾生有三類，一類屬「欲界」的眾生，是

有男女的情欲的，叫做「欲界」的眾生；第二類就是「色界」的眾生，無欲，無男女的情欲，但是對，仍然有對於美，對於美感與那些舒適的東西，物質上的舒適、歡喜舒適、安樂，仍然是有貪愛的，有「色界」的「煩惱」。

譬如這樣，我們對於男女之愛固然叫做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，譬如我們只是愛，對於那些美麗風景之愛，這是甚麼？「色界」都有的，是嗎？還有就是「色界」的人入了定時，他會很貪愛著那些定境的，捨不得出定，覺得定中很爽，覺得定。這些都是「色界」的「煩惱」了。「無色界」都有「無色界」的「煩惱」，他入了「空無邊處地」，他覺得一片虛空，好爽！還是貪愛著那種「虛空無邊」的狀態。他入了「識無邊處定」，他又覺得一片無邊無際的「心識」，很貪愛著它。「無所有處定」他又貪「無所有」的境界了。「非想非非想處定」就似有貪似無貪那樣，矇查查（矇矇）的樣子了。是嗎？這樣，「三界」都有「煩惱」，有不同的「煩惱」。「三界」裏再詳細分就分作「九地」，「欲界」一地，就叫做「凡聖雜居地」，是嗎？因為那些「聖人」多數生在「欲界」，尤其是那些學大乘的人，生在「欲界」，因為生「色界」、「無色界」，是沒有機會給你做功德的，哪有眾生要你去救？是嗎？

這樣所以「聖人」多數在「欲界」，凡夫就更加要在「欲界」搞了，戰爭等等，「凡聖雜居地」，又或者叫做「欲界地」；「色界」有四地：「初禪一地」，「初禪一地」又叫做「離生喜樂地」，離開欲界的「煩惱」，「欲界地」叫做「凡聖雜居地」，「色界」四地：「初靜慮」，「靜慮」即是「禪」，「初靜慮地」，就叫做「離生喜樂地」，離開欲界的「煩惱」的生，有「欲界煩惱」就好像我們食生的東西會食壞胃那樣，離開「欲界煩惱」的生，而產生「禪定」裏的歡喜，即是心輕安，

「輕安心所」，歡喜，「喜受」，即快樂的「受」，「樂」，就是「輕安」的快樂，「離生喜樂地」。

第二禪，第二靜慮，「定生喜樂地」，入了「定」，在「定」裏面生出一種很高興的心，和很微妙的「輕安」的快樂，比較「初禪」更加美妙的快樂。

第三禪、第三靜慮，「離喜」、離開「喜」了，那時「歡喜心」都沒有了，因為一有「歡喜心」，那個心就跳動了，就「離喜」、「喜」都離開了，「妙樂」，那種身體上的快樂，這個來自身體的快樂，這個「喜」是指心靈的快樂，「妙樂」、「身輕安」的快樂，很微妙，很微細的。

第四地禪，第四靜慮，就是「捨念清淨地」了，得到兩種清淨，「捨清淨」的那種「捨心所」，「捨心所」因為那種不動心的狀態，「行捨」，「捨」就是「行捨」，「捨心所」，這個不是「捨受」，「行捨」，「行蘊」中的「捨」，即是心平氣和，心不傾動，的不動心的狀態，「捨」，得到「捨清淨」，「捨」，一片「捨」，那時是很純粹的「捨」，「捨清淨」。「念清淨」，一「念」又不是麻木的，一念當前，這個「念」清清楚楚那樣，無歡喜亦無憂愁，那時心就如明鏡止水一樣了。

「捨」只有兩種清淨，「捨清淨」、「念清淨」。這樣，「無色界」就四地了：「空無邊處地」、「識無邊處地」、「無所有處地」、「非想非非想處地」，總共九地，三界裏面就分成九地，「地」者即是 Stages，三界裏面。每一「地」，每一「界」固然有每一「界」不同的「煩惱」了，每一「地」都有每一「地」的「煩惱」，

所以，「煩惱」亦有「九地」的「煩惱」。

好了，「第七末那識」的「煩惱」是哪一「地」的「煩惱」呢？不一定了，如果你生在「欲界」，你的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「煩惱」呢，就是屬於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，比較厲害些的，這樣你的「阿賴耶識」就被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束縛住了，隨你所生在「欲界」，被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所繫，「繫」即束縛，綁住你，Tie，綁住你。如果你生在「初禪」，你的「末那識」仍然被「初禪」的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束縛你。生在「第二禪」、「第三禪」、「第四禪」的「地」呢，一樣是被那個「地」的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煩惱束縛住你。你生在「空無邊處」、「識無邊處」、「無所有處」、「非想非非想處」都好，一樣是被那個「地」的「煩惱」束縛住你。被那個「地」的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束縛住你，所以說「三界」就始終不是「出世」的，就是這樣的原因，都是「有漏」的，三界的眾生都是「有漏」的，就是因為你的「末那識」隨著你生在那個界，就被那個界的「煩惱」束縛住你，隨所生在哪個界，便為何界的「煩惱」所束縛，〔「隨所生所繫」〕，「隨所生而為它所繫縛」。

這樣豈不是很慘？有沒有希望呢？他說有，你修行，持戒、修止、修定、修觀，這樣總有一天，你就能夠，你肯修行，快則即生，遲亦不過五、六十世，你就會搞定了它，你就成「阿羅漢」了。甚麼時候這個「末那識」沒有了這個「染污末那」呢？沒有「染污末那」就怎樣？是不是沒有了「識」？不是，沒有了那個「染污末那」，改變而成為「清淨末那」，怎樣叫做沒有了「染污末那」？有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「末那」，就叫做「染污末那」；當你沒有了「我癡」、「我

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的時候，那時候那個「末那」就叫做「清淨末那」，都是那個傢伙，你明不明白？都是你，小學畢業又是你，中學畢業又是你，是嗎？這樣甚麼時候就沒有了那個「染污末那」呢？要怎樣？幾個情形之下沒有了，「阿羅漢」，證了「阿羅漢果」就沒有了。

怎樣證「阿羅漢果」呢？你修行，或者修「不淨觀」，或者修「數息觀」，如果「小乘」，你那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被你減低了，本來你幾乎發「花癲狂」的，現有就不是了，很君子了，「發乎情止乎禮義」了，不會亂來了。這樣你那時候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就少了很多了，這樣，那時候你仍然這樣修行，仍然是有的，仍然有「欲界」的「煩惱」的，一樣起的，你就不會亂來，就不會起一種邪的思想，甚麼「唯性欲主義」，就沒有了，沒有這些「分別」，這些這樣的「煩惱」，只是難免有情欲而已，這樣，同時你也不會執著有個「我」了，知道所謂「我」者，不過是「色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行」、「識」，五堆零件配合而現出一個，好像一堆，好似五堆零件配合而成為一輛汽車一樣，當零件配合的時候確是有功用的，會行走的，人生不過是如此，這樣，不執著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，亦不執著有一個神來做出我的靈魂，這樣，到那個時候，就沒有了那些分別起的執著「煩惱」了，由思惟分別而起的那些執著有一個「我」的那些「煩惱」，即是那個「分別我執」不起了，這樣，到了那時，你只是「不起」，你還有「種子」的，是嗎？

聽眾：「俱生煩惱」。

羅公：是，都不是，「俱生」不是，「俱生」就更加不動了！「分別煩惱」不起了，

「種子」都還未除的，這樣你一定要修正觀，修正觀的時候你就要怎樣？先有

一個「有漏」的智慧，最高級的「有漏智慧」，這個「有漏智慧」在「第四禪」裏面，這個「有漏智慧」初起，那個「善慧」，高級的「有漏智慧」在「第四禪」裏面起，「煖」了，「煖智」了，「觀」這個「所取」的「五蘊是空」，「五蘊」所造成的東西都是「空」的，「五蘊」也是「空」的，「所取空」；「頂」，再重新深刻地觀那「所取」是「空」的，「頂」。「忍」，先觀「所取」是「空」的，後來觀，是「能取」、「能觀」的這個「識」、這個智慧都是「空」的，先「印」回前「所取空」，跟著再觀「能取」的「心空」，即是先「物空」，現在再「我空」，先「物空」，後「我空」，到了第四個「世第一法」的時候，「物」、「我」一齊「空」，「境」與「心」一齊「空」。

當下覺得所謂「五蘊」是假東西來的，「五蘊」所造成的東西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「我」來的，「我」自己能夠觀得到，知道這個「我」是假的，這種智慧都是假的東西來的，都是「眾緣和合」而起的而已，不是有一個實的靈魂，有一個實的主宰的，在那裏「觀」，經過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，這四種智慧叫做「加行位」了，又叫做「加行智」了，由那個「加行智」，「加行智」善的，是「有漏」的「善」的「加行智」，以「有漏善」的「加行智」做「緣」，做「緣」，做「增上緣」引出「無漏智」出現，引起那個「無漏智」，「無漏智」的「種子」從來未出現過的，那時，在第四禪裏證，被那「有漏」、「有漏」的「加行智」給他洗淨了那個地方，爆發出來了，一爆發出來，那個「根本智」一出現，體驗到，不是！

「根本智」一出現的時候，先來一次掃蕩，叫做「無間道」，「無間道」後就來

「解脫道」，「無間道」、「解脫道」都還是籠統的，普通「小乘」的人就先怎樣？觀這個「苦諦」，「五蘊」是嗎？「苦諦」，觀這樣個「苦諦」，「苦諦」就是「苦諦」，並沒有那個「我」的，這樣就得到甚麼？「苦法忍」，是嗎？「苦法忍」的時候，消滅，那個「忍」就「無間道」，「無間道」起的時候，就消滅了那個執著的「苦諦」是實的，執著那個「五蘊」的「苦諦」是「我」的，消滅了它，連「種子」都消滅了它，「苦諦」、「法忍」，跟著，跟著是甚麼？

聽眾：「苦法智」。

羅公：「解脫道」、「苦法智」，是嗎？就沒有了，跟著呢？「苦類忍」，是嗎？

「欲界」、「欲界」的「苦諦」固然是假的，「色界」、「無色界」的「苦諦」的身體、生命，「苦諦」，有「苦」的生命，都是同一類而已！這是觀這個「苦類忍」，「苦類忍」，凡是「忍」都是「無間道」，又消滅那些執著「欲界」、「色界」的「五蘊」是「我」，這種「種子」，消滅了，跟著就「解脫道」起了。「苦類智」是嗎？這樣就四個了。「集法」、「集」者，過去的「煩惱」，過去的「煩惱」亦是「眾緣和合」而生，都是如幻的，根本都不是「我」來的，「集法忍」，跟著「集法智」，跟著「集類忍」，跟著「集類智」。八個剎那，剎那是不是「刷」一聲剎那？不是，根本世界上就無一件東西叫做「剎那」，「剎那」可以長到很長，亦可以短到「卍」一聲亦可，是嗎？「卍」一聲百分一都行，是嗎？它「無自性」的。然後就由觀「滅法忍」，「滅法智」，「滅類忍」、「滅類智」；「道法忍」、「道法智」，「道類忍」、「道類智」，一路觀，總共幾多個「心」？

聽眾：十六個。

羅公：十六個，前十五個「心」的時候，到「道類忍」就是尾，十五個「心」過去了，那十五心的歷程就叫做「見道」，小乘，一達到第十六個「心」就證果了。修道，小乘就這樣計。大乘就不是這樣計，唯識就要第十六個「心」才算數的。其實都是那十六個東西，你怎樣分界線而已？即是等於深水埗與長沙灣，怎樣分類呢？這個說要由街頭，那個說要街尾，其實都是那條街，你明不明白？那些菩薩爭論這些實在是無謂的。你明不明白？多一條街，你說要由街頭起計還是街尾起計好？中間起計也可以嘛！是嗎？明不明白？都是假立的而已。這樣，小乘就經過這樣就「見道」了，在「見道」之前，這是「後得智」的狀態而已，「根本智」是沒有十六個「心」的，一下就覺得那個「我」是「空」的。

那些經書是沒有講「根本智」的，你明不明白？講「後得智」的，《俱舍論》那些，開首就說，所以有些大師說，「小乘人」是沒有「根本智」的，不是的，「小乘人」都有「根本智」的。「根本智」是無「名言」、無「概念」的，它這「十六心」是有「概念」的，是「後得智」來的，這樣就「見道」，一「見道」的時候，經過「見道」，所有的執著，有分別起的「煩惱種子」全部沒有了，你出了定，以後所有世，不止今世，來世都不會再執著有實的靈魂，執著有實的「我」了。因為你已經證了「預流果」了。是會「退轉」，「退轉」是犯罪，「退轉」又不是入地獄，最多是，「預流果」連地獄不會入的，他最多是做回人，做回窮人一名，最多是這樣而已。「退轉」都這樣而已。

總之你以後沒有「分別我執」了，連「種子」也沒有了，這樣，「俱生我執」就連動都未動過，即是說父親給你娶老婆你一樣可以生孩子，你見到隔離鄰舍有個美女

你一樣會歡喜，何解？你沒有「俱生我執」而已，沒有「俱生煩惱」而已，不是，沒有「分別煩惱」而已，「俱生煩惱」你未動過嘛！所以你那時候證了「預流果」之後還是要修，修甚麼？修剷除「欲界」的「俱生煩惱」。「欲界」的「分別煩惱」沒有了，「欲界」的「俱生煩惱」還有，你就要修甚麼？修止觀，修呀修，修呀修，修到「欲界煩惱」不見了三分之一了，還有三分之二而已，你怎樣？再除去三分之二就沒有了！是嗎？你怎樣？如果你今世除去三分之二，你就成「不還果」了！或者成「阿羅漢」，但你今世不夠福氣，未曾完你就死了，那怎麼辦？那就再來嘛！那個階段叫甚麼？「一來果」了，再來一次，第二世回來再修行，一往一來，繼續修行才行！不繼續修行會退轉的！

所以你要甚麼？要有良師益友了，很容易的，即是說你這個「種子」都是很強的，如果不強，你就應該做狗了！是嗎？但你又不做狗，你又不做貓，你又不做發瘋佬？還居然證了「預流果」，即是你的善根是很強的，你不怕的，你只要肯「持戒」，不要損毀它，第一要保持人身，第二要繼續修行，你就會一路路增進，不用害怕第二世的。有些人說，第二世走返下來，我們做過落地獄的「業」，死了，前世那些落地獄的業，我落地獄，怎麼辦？你都懵的，你如果前世落地獄的「業」這樣強的，你今世就做不到人了，你已經落了地獄了，你今世居然做起人來，即是說你做人的「業」強過落地獄的「業」，是嗎？如果你今世亂搞一通的，固然你就一定落了！但你今世都修行的嘛！你今世都持戒的嘛！那樣怎會？今世應該比前世好些的，前世修行都沒有今世那麼好了，都尚且做回人，你今世又再肯修一修行，又怎會做狗呢？怎會落地獄呢？

一定不會的！那些人嚇你的，是嗎？你拿著算盤都可以計算得到了嘛！這樣呢，你省了三分之一了，你還要來一次，去修行，如果你說我驚，驚就努力一些，是嗎？「一來果」。如果你已經得了「一來果」，譬如我二十歲就修行，二十歲就食長齋，出家，修了十年，三十歲我已經「一來果」了，就很了不起了！說不定四十歲你就修成「不還果」！是嗎？再修十年，磨，好像磨鐵成針那樣，再磨練十年，「欲界煩惱」三分之二不見了，四分之三不見了，那時你怎樣？「一來果」了，是嗎？不是！「欲界煩惱」沒有了，是嗎？就怎樣？「不還果」了，死了就不用再在「欲界」出世了，因為何解？你欲界的「俱生煩惱」沒有了，但是「色界」與「無色界」的「俱生煩惱」還有，所以你成不了「羅漢」，要在這裏，在「色界」，在「色界」怎樣？

在「色界」第四禪天，因你這種人一定能入「第四禪」的，因為你「見道」了，在第四禪天裏面，第四禪天最高的那層叫做「摩醯首羅天」，「摩醯首羅天」那個天王就是摩囉廟三頭六臂騎在一隻牛上面的，你去養和醫院隔離，跑馬地養和醫院隔離不是有間摩囉廟？你走上去上面看看那個「摩醯首羅天王」，叫做「大自在天」，「摩醯」(Mahā)就大，īśvara 就「自在」，「大自在天」(Maheśvara)，「色界」最高天，叫做「色究竟天」，第四禪天之中最高的，「究竟」者，最後的「天」，那個天王，「摩醯首羅天王」，這樣，你不用理那個天王的，「摩醯首羅天」的中間有個大的國土，那個叫做「密嚴國土」，是釋迦牟尼佛的「報土」，寄在，是「他受用土」，「自受用土」就我們見不到的，「他受用土」就寄託在「摩醯首羅天」的天裏面，一個很大的地方，那個報身佛就在那裏，我們那個八十歲的、在人間八十年的那個釋迦牟尼佛，就是由那個「報身」佛，他的「成所作智」加被我們的眾生，而我們欲界眾生有機會見佛的時候，大家共變，他的加被力，他當然由「成所作智」變起

釋迦佛，變起釋迦牟尼佛的本質，我們托他的本質，而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就變起釋迦牟尼佛的樣子，變起釋迦佛，他的本質怎樣？

兩種講法，一個說變起釋迦佛有形有像，一個說不是，他只是加持力而已，加持你而已，好像催眠那樣，令到成個世界的人都受他的催眠，等你們見到他，〔見〕有個佛出世而已，兩派菩薩不同講法。何解呢？

因為那個本質我們見不到的嘛！你怎樣講都可以，總之就有本質，那個本質就是他的「成所作智」變現的，「成所作智」變起那個「相分」做本質，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就托他所變的做本質，我們能夠見佛的「種子」起現行，有了那個本質做「增上緣」就起現行，大家一齊見到迦毘羅城裏面有個釋迦佛出世，這樣，那時如果你，這叫做「化身佛」。「報身佛」在「摩醯首羅天」中間，那裏叫做「密嚴國土」，現在東密裏講的那個毘盧遮那佛，應該就是那個，毘盧遮那佛是在「密嚴國土」的，這個應該就是釋迦佛的「報身」了。

毘盧遮那佛舊時譯就譯錯了，初期譯做盧舍那佛，其實毘盧遮那佛就即是盧舍那佛，因為梵文叫 Vairocana, Vairocana, cana 就譯做「舍那」了，rocana, Vai 則略了去，就「盧舍那」了。初期譯做盧舍那，後期就譯做 Vairocana, 毘盧遮那。譯做，其實就是「大日」，大的日光，那個就是釋迦佛的報身在那裏。這個「摩醯首羅天」之下，「摩醯首羅天」是「色界」最高的「天」，「摩醯首羅天」下面就有五個「天」，五個「天」叫做「淨居天」，何解叫「淨居天」？是給那些清淨的人居住在那裏，來到修行的，因為那些甚麼？那些「不還果」的人，「欲界」他又不能生，

「色界」的「煩惱」他又剩得有限了，他怎樣？他生最高的「天」。生那個「第四禪天」，因他已經修到「第四禪」了。

在「第四禪」裏面，他自己的「第八識」變起他的天，看你的定力的高下，智慧的高下來變出五個不同的天，那個叫做「五淨居天」，這些是「不還果」的聖人來的，會有神通的，很大神通的，這些人。這樣，那些「淨居天」每每，你與他有緣的「淨居天」人會下來，有時會幫忙你，那些「淨居天人」就會在「淨居天」裏面修行止觀，把那些剩餘的那些「色界煩惱」與「無色界煩惱」在這一世的內剷除了它，就在「色界」裏面證「阿羅漢果」，這些「證果」的看你的智慧力度，定力的強弱，有些怎樣？有些水皮的，「欲界天」證了「阿羅漢果」，不是！證了「不還果」了，他還怎樣？死了生了去「初禪天」過一世，那一世都不知有多長，在那一世裏修行，修完之後又死了，又在「第二禪天」又過一世，又在那裏修行，都不知多少「劫」，又上「第三禪天」，然後才到「第四禪天」，到最後然後才生到最高的「淨居天」。

在那裏證「阿羅漢果」，有些就這樣。有些就跳的，死了，生「第二禪〔天〕」，「第二禪」〔死了〕不生「第三禪」，一跳到「第四禪天」，「半超」，有些，剛才那些叫做「遍歿」有些就「全超」，一死即生「淨居天」。「第四禪天」，還有些不用，一死就起個「中陰」，起個「中有身」，在那「中有」裏成「阿羅漢」，有些一出生就成「阿羅漢」，成「阿羅漢」有這麼多種成法。生「天」。「阿羅漢」，「阿羅漢」者譯做甚麼？有幾個譯名，第一譯，叫做「無生」，他不再有生死輪迴了，「阿」就無，「羅漢」生，(arhat)，第二、「阿」(a)引伸做「殺」，殺了它令到無，rhat就賊，殺光那些賊，賊指「煩惱」、「煩惱障」，殺光那些「煩惱障」

的賊。又譯做「應供」，異譯譯做「應供」，應受人天的供養了，等等。

證了「阿羅漢果」，即世他一入定，在定中他「無漏智」起，他就證到「涅槃」的，可以入到「涅槃」的境界，能入到，但他仍然再出定，因為他還有殘餘的身體在，所以叫做「有餘涅槃」，未死，到了他死的那天，他一死就入「涅槃」了，一入「涅槃」的時候，他的「第八識」不再變身體，死了，你一死「第八識」不變，人家見到你的屍體在那裏是別人變的，習氣引起別人變，你自己不變，這樣他就「無餘涅槃」了，云云眾生之中就沒有了你了。你去了那裏？你去了那裏？你與宇宙的「大我」一體了，你，「真如」即是你，你即是「真如」了，你「大悲心」不夠，而成為「解脫身」了，你回歸於「真如」，還滅了。

如果你是有「大悲大願」的，你成了「阿羅漢」之後，「大悲大願」的那些人是菩薩種性，這些人有兩種，一種是「鈍根」〔要先修小乘〕；「頓超」的，不用先修「小乘」的，「頓超」的，一種是漸次的，先證了「阿羅漢果」，證「阿羅漢果」的時候，他遇著良師益友給他說「大乘法」的時候，他重新發大菩提心，入大乘的「資糧道」，重新再「見道」，再「初地」、「二地」，經三個「無量劫」，然後成佛。

「頓超」的就這樣，不是！「漸次」的就這樣，如果「鈍根」的，他不經過的，直入大乘的，一路修，修到「照見五蘊皆空」一路修，「我空」、「法空」一路修，修到「第八地」時，所有「煩惱」、「俱生煩惱」，再不現行了，再不現行了。

一切顯現的都是「無漏」的了，我們在這個世界，不多見到這種人了，除非他「示現」在這裏，因我們都是「有漏」的，他就已經「純無漏」的了，那些就一定是

在「報土」了，Mahā 他亦可以進來那樣解。這樣，大乘「第八地」亦叫做「羅漢」，他的「第八識」，不是，他的「第七識」亦一樣沒有了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愛」，不起現行，變成了「清淨的末那識」了，即是大乘「第八地」〔為阿羅漢〕，小乘就成「阿羅漢」。「阿羅漢」的「第七末那識」就沒有這四個爛東西跟著他的，所以「阿羅漢位」，「位」即階段，修養達到「阿羅漢」的階段，就「捨」了，捨棄這個「染污末那」，死不死得？如果他入「無餘涅槃」，就「第八識」都「捨」去了，是嗎？如果他還是。

-完-